

古詩文詞語紛議辨析



古
诗
文
词
语
纷
议
辩
析

舒化龙
肖淑琴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古诗文词语纷议辨析

舒化龙 肖淑琴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贵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毫米 1/32 4.625印张 78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0册

统一书号：10138·320 定价：0.53元

出版说明

对古诗文中许多关键性词语，历代学者的解释不尽相同，有的差异极大，有的刚好相反，于是到了近代、现代，出现了不少解释上的争议，致使众多读者不知所从。有没有这样一本书，对这类纷议以至争议作出明确的辨析，并使读者能够解开种种疑结？舒化龙、肖淑琴所著的《古诗文词语纷议辨析》就是第一本这方面的书。它可以说是我国语言学近年来的新成果之一。

这是一本有论有据的书。全书大约七万字，辨析六十五条词语的纷议，行文中所引用的古今语言学著述和有关文籍却达三百一十多部（篇）之多。其中所引用的好些古本语言学著作是一般读者轻易不能看到的；作者为了寻找某个词语最早的解释，翻阅了国内各个大图书馆的有关古籍，以至最后，从故宫博物馆的秘藏珍本中找到解释的依据。可见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和研究范围之深广。

面对诸多词语的纷议，作者没有采取随意武断的态度。《诗经·伐檀》篇中“胡取禾三百廛兮”的“廛”字，有的注家认为“廛”和“缠”同音，也可同义，而缠者来也，因此“廛”可作“束”解；但有人则认为，“廛”应作“一户人家所占的房地”

解，有何根据，孰是孰非？《木兰诗》里“愿借明驼千里足”的“驼”，过去注家多注为“骆驼”，很符合许多人望文生义的理解，但有人却指出，“驼”在这里应作“快马”解，这是不是无稽之谈？“苛政猛于虎”的“苛政”，有人作“残酷的政治统治”解，还能有疑问吗？有没有更符合原义的更符合历史真情的解释？“弟走从军阿姨死”的“阿姨”，有人却一扫就字解词的旧解，指出这里的“阿姨”应解为“母亲”，奇怪不奇怪？还有，鲁迅诗里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千夫”，学人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作敌人解，一作人民群众解，怎么去辨明谁是谁非？等等，等等。对这些纷议，作者或者从其一说，或者另有新解，都不简单从事，而是十分讲究科学性，严谨地结合所论词语在原文中的特定语言环境、古诗词的形式格律、古汉语的词性词义和多种古籍中对该词语的解释以及有关的科学与生活的知识，乃至该词语变异的历史等等，作出合乎逻辑的论断。因此，读者不仅可以从这本书里得到比较中肯的答案，而且可以触类旁通地去理解更多的本书没有论及的疑难古词语。

无疑，这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同时，作者是在多年的高等院校语文教学和函授教育的经验基础上，集自己研究之所得，而写成这本书的，行文处处注意大、中学生，函授大学学生，中、小学教师以及社会青年读者的需求，内容深入而浅出，语言流畅而通俗，且带风趣，值得一品。

目 录

胡取禾三百廛兮	(1)
阿房宫与阿旁宫	(3)
“敲”何以比“推”响	(5)
照横塘半天残月	(7)
劝君莫惜金缕衣	(9)
先生不知何许人	(11)
深夜有无蝉鸣声	(12)
梦里依稀慈母泪	(14)
横眉冷对千夫指	(16)
愿借明驼千里足	(17)
叹息痛恨于桓灵	(19)
门泊东吴万里船	(21)
千载谁堪伯仲间	(22)
姑苏城外寒山寺	(24)
弄潮儿向涛头立	(25)
可怜无补费精神	(27)
群山万壑赴荆门	(29)
日出江花红胜火	(30)
半匹红绡一丈绡	(31)
夜半钟声到客船	(33)

夕餐秋菊之落英	(35)
野人行李更肖疏	(37)
高者挂罾长林梢	(39)
核舟高可二黍许	(41)
以俟夫观人风者	(43)
单布幕绵与绵甲	(45)
汉皇重色思倾国	(47)
所览省记通籍后	(49)
因拔刀砍前奏案	(51)
舞榭歌台风吹去	(53)
《核舟记》中的“船背”	(55)
西北望长安	(57)
耶娘妻子走相送	(59)
弟走从军阿姨死	(62)
一江春水向东流	(64)
先帝不以臣卑鄙	(67)
遥知兄弟登高处	(70)
媵人持汤沃灌	(73)
唐睢挺剑而起	(75)
民日贴妇卖儿	(77)
位在廉颇之右	(78)
乍暖还寒时候	(80)
唧唧复唧唧	(82)

江湖多白鸟	(85)
苛政猛于虎	(86)
木兰当户织	(88)
国破山河在	(90)
双兔傍地走	(92)
昼夜勤作息	(94)
同行十二年	(97)
我丈人行也	(99)
寂寂人定初	(101)
搔头与搔首	(104)
妇抚儿貌	(106)
膝之所踣	(107)
除尘洗马	(109)
战则请从	(112)
唾手登车	(114)
目眦尽裂	(117)
请献十金	(120)
剪发杜门	(122)
将军率众出于秦川	(125)
一肌一容，尽态极妍	(127)
田忌一不胜而再胜	(129)
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	(131)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133)
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135)

胡取禾三百廛兮

《“诗经、伐檀》中“胡取禾三百廛兮”的“廛”字，语文课本解释为“三百廛，许多囤。廛，同缠、束（量词）”。这是不够妥切的。

《说文解字》：“廛，一亩半一家之居。”《周礼》：“夫一廛田百亩”。《毛传》：“一夫之居曰廛”。所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廛”为“一户人家所占的房地”。而“缠”，并不与廛同。《说文解字》：“缠，绕也”。《现代汉语词典》：缠：缠绕；纠缠；应付。没有一个当“束”（量词）讲。“廛”与“缠”只是同音而不同义的。而且，它们都没有量词“束”的意义。

为什么会得出“廛同缠、束（量词）”的结论来呢？据说是从《玉篇》中找到“关系”的。《玉篇》：“缠，徐速切。约也”。“约，于略切。少也，俭也、束也，缠也”。于是有的注释者就从缠的几种释义中取其一，然后说廛同缠，又作“束”（量词）解。

缠有“束”的意思，而“廛”并无此义，《玉篇》也只是说：“廛、直连反。居也，市邸也，百亩也”。硬把形音相似而意义根本不同的两个字拉到一块，说是通假字，没有根据。王力先生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批评过滥用古音通假，穿凿附

会的毛病，并用俞樾释“廛、亿、囿”为例，讥问道：“为什么诗人这样爱写别字呢？”

其实，“三百廛”就是三百户（是虚指，极言其多）。孙诒让《周礼正义》的《遂人》：“《诗》所云‘三百廛’者，自是三百家之税”。“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孔颖达疏：“云汝不亲稼种，不亲敛穡，何为取禾三百夫之田谷兮。”这句话用现代汉语可释为“你不种庄稼，不收割，为什么抢夺数百户人家的谷物呢？”这样解释符合实际，奴隶主要抢夺的不会仅是刚割下的三百捆，而是数百户打好的粮食。

阿房宫与阿旁宫

中学语文课本节选了《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为课文，文中提到了“阿房宫”。课本对“阿房宫”的“房”注音为“páng”。有人认为“房”就是“fáng”，不必读“páng”，有的则认为课文注音可能错了，阿房宫，不读阿“páng”宫。

“房”注“páng”音并没有错。旧《辞源》的“房”字就释为“与‘旁’通”。“旁”义为“广”（见《辞海》80年缩印本356页旁字项⑥）。“旁”通“房”是同音假借，“旁”和“广”是同义重读。所以“阿房”即“阿旁”，或“阿广”，极言“阿房宫”的宏大。这种假借，司马贞在《史记索引》里认为阿房宫是“此以形名也，言其四阿旁广也。”古人用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字相通是常见的。王引之在他的《经义述闻通说下》还作了这样明确的分析：“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相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词”。这段话把产生通假字和它们之间的音义关系已说得很清楚。所以这里的“房”与“旁”是通假，本字应读“páng”。

从语音看，“房”、“旁”同音相通，这是因

为古无轻唇音的缘故。即古代的轻唇音（唇齿音）

“f”都读为重唇音（双唇音）“p”。“房”古音读同“旁”。清代音韵学家潘耒的《古今音篇》中就指出过“古读‘服’如‘匍’，而今如复”。

“服、复”今音读轻唇音“f”，“匍”今音读重唇音“p”。这三个字古音都读重唇音。

《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小雅·小明》：“岂不怀归？畏此反复。”王力先生把“服”和“复”的声母都拟音为[b]和[p]。唐诗仍不乏这方面的字例。如杜甫《秋兴》的“织女机丝虚夜日，石鲸鳞甲动秋风。”和“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还飞飞。”王维的《终南山》：“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风”、“飞”、“夫”古读重唇音，现代汉语读轻唇音。这种现象在从《水浒》节选的课文《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也有词例，如：“……打得眼棱缝裂，乌球迸出，……。”“缝裂”的“缝”当是“崩”的同音假借，即“缝”音读如“崩”，义为“崩裂”。说明那时汉语中仍有轻重唇音不分的现象。十九世纪末，黄遵宪写的《台湾行》，首句是“城头逢逢雷大鼓”，“逢”读如péng，通“彭”，象声词。就是现代汉语中也还有轻唇音读成重唇音的，如：“房”厦门话读“pang”，广东梅县读“pong”。所以课本中注“房”为“páng”是有根据的。至于古典作品的一些语词是否一定要读古音，那是另一个问题，可以专门讨论解决的。

“敲”何以比“推”响

词语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历来语文学家都很重视，这些年来，大力提倡语文课的语文基础教学，对提高语文教学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吕叔湘先生曾经提出教学方法上教师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对解放思想，提高教学质量有积极意义。

但是，教师对任何方法的运用，都还是要以坚实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当前，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要花枪式的表演教学。经验证明，效果是不好的。

有一次，听一位语文教师讲授词语锤炼的语文基础知识课，教师在列举中外古今语言大师重视词语锤炼时，讲了贾岛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敲”和“推”字比较的故事，最后为了直观地说明“敲”字比“推”字的音响好，教师表演似的大声念“敲”（qiāo），又小声念“推”（tuī），然后问学生哪个字响亮？学生当时正在乱哄哄地学着念字音，有个学生突然站起来回答：“‘敲’字响亮。不过老师要是大声念‘推’字，小声念‘敲’字，那就是‘推’字更响亮。”老师苦笑着说：“很好，坐下。”

贾岛弃“推”而用“敲”，从语音上来说明也是可以的，杨树达先生在《汉文文言修辞学》中就

是以贾岛“推、敲”故事为范例，并说：“敲字响，推字哑，故敲字优也”。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说明“敲”比“推”更响亮，对古人我们不必强求。但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借助现代语音学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语音学告诉我们，语音的响亮度，决定于元音的响亮度，而元音的响亮度又决定于舌位的高低、舌位的前后、唇形的圆展。通常情况下，后、低元音总是比前高元音响亮。同时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主要元音，这个主要元音的响亮度代表音节的响亮度。“敲”的韵母是(iao)，主要元音“a”是后低元音，“推”的韵母是(uei)，主要元音“e”是前高元音，所以“敲(qiāo)”比“推(tuī)”响亮。至于在意义上，“敲”比“推”好，前人联系音响已有正确评论，自是不必赘述了的。

词语教学常常涉及到语音问题，象注音、正音、诗歌韵律、同音假借、朗读等，不少语文教学的失误，多半也是出现在语音知识缺乏上，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语文教师在注意教学方法的同时，认真地学习点语音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照横塘半天残月

毛主席词《贺新郎》有“照横塘半天残月”句，有的教师把“横塘”直称清水塘，这是和一些书刊的解释为“‘横塘’，即为清水塘”，可能有关系。但这样注解太简单，且难免有曲解原意之嫌。

横塘是“地名”，《辞源》有两种解释：一指江苏南京市西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江河门》：

“吴大帝时，自江口沿淮筑堤，谓之横塘”。另一指江苏吴县西南，以分流东出故名。”《唐诗选》的注解是：“横塘，在今南京市西南，与长干相近”。这与《辞源》第一种解释相同。唐宋诗词中的横塘常有实指和泛指之分。唐朝诗人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里的横塘是实指其地的。李贺的《大堤曲》：“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并注“塘”为“堤”。这里是借“横塘”指大堤的，修辞上叫借代。《长干行》和《大堤曲》都用“横塘”一词来指情人离别之地，这是共同的。以后，宋人贺铸的《青玉案》诗句：“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写的是男女离别之情。“横塘”在这里是泛指，即离别的地点。毛主席词里的“横塘”当然不是实指，是借指与杨开慧同志离别的清水

塘。

诗词中的“横塘”是否都用以指情人离别之地呢？那倒不尽如此。例如周邦彦《浣溪沙》：“自剪柳发明正阁，戏抛莲藕种横塘”。这里的“横塘”是池塘的意思。陆游《剑南诗稿》十三《横塘》：

“横塘南北埭西东，柱杖飘然乐未穷”。这里的横塘却是指“江苏吴县西南，以分流东出而得名的横塘”，是实指，它与那个长期来被认为含有离情别意的“横塘”又是另一回事。